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二八・經部・春秋類

春秋傳禮徵十卷 〔清〕朱大韶撰.....一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 〔清〕丁晏撰.....一七九

左傳札記七卷 〔清〕錢綺撰.....二九三

春秋異地同名考一卷 〔清〕丁壽徵撰.....四〇七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 〔清〕俞樾撰.....四一七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一卷 〔清〕黎庶昌撰.....四三五

駁春秋名字解詁一卷 〔清〕胡元玉撰.....四四三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二卷 廖平撰.....四五七

春秋左傳讀叙錄一卷 錙子政左氏說一卷 章炳麟撰.....五一一

公羊墨史二卷 〔清〕周拱辰撰.....五五七

春秋傳禮徵

〔清〕朱大韶撰

據民國張氏刻適園叢
書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七二毫米寬二五〇毫米

雉	禮	奇
	徵	煉
	十	傳

春秋傳禮徵卷一

古婁朱大韶仲鈞書

隱公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徵曰雉制無定說毛詩鴻雁傳曰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鄭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鄭本定十二年公羊傳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

春秋傳禮徵卷一

通國禮書

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五經異義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傳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鄭駁曰古左氏傳說鄭莊公弟叔段處京城蔡叔云云古之雉制各不得其詳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大韶謹按以三堵爲雉者數合版長一丈其廣則二尺累五版

而高一丈其長亦一丈毛云一丈爲版許云度其長者用其長是橫數也毛云五版爲堵許云度其高者用其高是直數也三堵爲雉故雉長三丈古周禮古左氏說極分明云五堵爲雉者誤詩正義引王愆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說是也何云堵凡四十八尺鄭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皆不分直數橫數誤以五版爲橫數也駁異義及匠人注皆云雉長三丈高一丈並以一丈爲版無六尺爲版之說至箋詩乃用公羊義非也匠人營國方九里逸書作雉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三百步爲里計之則千六百二十丈爲地方九里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則公城方七里侯伯方五里子男方三里與左氏說合而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爲節子男五爲節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與匠人不同按大都三國之一其城百雉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與匠人合典命以命數爲節特大判言之賈疏以匠人爲異代法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公之母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

東坡志林

二

東坡志林

三

地

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曰夫人者隱公之母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公者也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文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剋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剋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耐葬定剋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曰剋氏者哀未君也穀梁曰妾辭也徵曰說仲子者三傳不同近儒惠士奇春秋說曰春秋正名之書也母以子貴妾不得體君故於宰嚭及秦人之來賵襚也書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母以子氏其名正矣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不可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大詔謹按穀梁師以仲子爲惠公母律以僖公成

風誠得其實其說則協諸義而未協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妾為女君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之別適庶如此至庶子為君不得以適庶稱異義曰公羊說妾子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子不得爵父妾子為君得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僖公以妾母成風為夫人是子而爵母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尊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從公羊左氏說許君義折衷至當所謂適庶者本父而言庶子為君適母在但得別之為所生母而已安得云以妾為

春秋傳禮徵卷一

四 通國諸書

妻庶子不得尊其母為夫人是武王不得追王文王季文王其義非也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鄭注君卒庶子為母大功此不為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眾人此因適子卒父命庶子為後者也公子為其母本練冠麻衣此因為後而服總麻蓋天子諸侯大夫承社稷宗廟之重故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齊衰期章父在為母條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服其私尊也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夫為妻期故子亦從而期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故公子於五服之外權為此制所以不尊其恩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

私尊厭於父不同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申晉范宣答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屈降支子按范說是也母不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為母條下即列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為母子尚為之疏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喪服總麻章庶子為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何按晉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注庶子為其母無服按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隸從服從服惟君所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者其母總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歿後其庶子得申故注云申君按母無厭子之禮買存歿母之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有三年之喪

春秋傳禮徵卷一

五 通國諸書

而無一日之戚譏其不哀不譏其三年是為所生母與適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為母母字兼生母與適母言矣庶子為君得為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為夫人故敬嬴歸定如夫人皆書夫人書小君不稱者惟哀母定如據禮踰年始稱君定如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為夫人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夫人天王之贈仲子也以惠公為君而贈之也仲子卒在春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六年春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成風文公生祖母服疏衰三年公必以祖母之喪赴於天王故王使舍贈使會葬安得謂贈人之妾又安得

謂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禮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秦人之歸禭也必稱夫人然而書法有所不得施禮無二適書來歸夫人成風之禭其如哀姜何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但書成風不知為何君之母故書曰僖公成風以母繫于此即母以子貴之義安得謂外之弗夫人襄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定姒襄生母也稱曰小君是定姒生時固已正其名曰夫人矣季氏不君君更何有於幼君之母故曰穀梁說於義未協也至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按僖二十二年傳何注曰凡母在子年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春秋經傳集解

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春秋達例也哀二十三年左傳宋景公卒曹者邾女為宋景公夫人景公卒當繫元公公生存未諡故繫於景曰景曹桓既未君赴辭宜何稱不得曰寡君之母又詎得曰寡君弟之母惠既薨繫妾於夫曰惠公仲子是自亂其例春秋書及者所以殊尊卑成風尊不可言及則仲子微正當書及以殊於惠公何以不書及前後傳自相違戾又以子氏為隱母按元年傳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不稱夫人子氏得稱夫人是隱已正其母為夫人矣既正其母為夫人何以不書葬進退無據然則子氏薨何以書隱夫人也隱既稱公則當書夫人薨不殯於廟不赴於諸侯不耐於皇姑則不書葬亦穀梁說得其實左氏以春秋兩

書仲子一書子氏為一人故先經發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禮諸侯一取九女以姪娣從夫人卒貴妾攝女君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以聲子繼室可也再取仲子為夫人非禮也子氏卒在二年歸賵在元年乃創為豫凶事之說末世即未盡合禮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雖諄亂不至此左氏不即人情矣

秦氏惠田五禮通攷曰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此即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蓋適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為君者言穀梁誤引耳大詔謹按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即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

春秋經傳集解

妾母不世祭之義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之子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為母子則生養之始喪之祭之於孫則止孫謂妾之子此即妾母不世祭之義止非絕不祭也禮妾耐於妾祖姑止則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與庶子為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先君故別為之築宮以祭東晉武帝詔追崇鄭大妃禮官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撫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

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按禮官議是也漢章元成等議毀郡國廟曰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死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固如故云身歿而已即不世祭也曰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以母繫子猶是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云寢廟固如故是不毀也庶子為君安得援慈母妾母之例秦氏正之其識卓矣至謂適子為父妾之無子者則又不然禮妾無子不立後同食於妾祖姑公子於庶母無服豈有適子受父之重而祭父妾之無子者乎小記正義曰妾母謂妾子自為其母何嘗言適子至公羊說隱為桓祭其母按雜記曰婦祔於其夫所祔之

喪禮卷一

八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妃注夫所祔之妃隱為桓立正仲子為夫人則當祔於皇姑其祭也當配食於惠公豈有別為築宮之禮其失固不待辯而自明

左傳正義曰周禮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器幣財用既弔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正義曰傳云父在故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皆書字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顧氏棟高大事表曰王人見於經者惟宰書名正義引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其意謂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乎四海者謂大宰耳其屬不應得通而宰恒渠糾必非長官而亦稱宰者自

宰夫以上皆得通也

微曰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旅即下士春秋凡王之下士書王人中士繫名上士加字宰恒渠糾皆宰官之屬非宰夫也渠氏糾名伯糾名且字辨見本條

公羊曰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賵財曰賵衣服曰襚注以馬者士不備四也禮既夕公賵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

喪禮卷一

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供事穀梁曰乘馬曰賵衣服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賵微曰異義曰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黃也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為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於經無以言之謹按觀禮侯氏以束帛乘馬使使者使若降以左膠出

注駢馬曰駢是駢即駢也鄭詩明言兩駢雁行說文以駢字從參故云駕三馬亦古有其說耳自當從鄭駢毛詩千旄正義曰馬以引重左右當鈞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駢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按孔申鄭義是也詩云素絲五之素絲六之但言執轡如組可以五可以六耳非以爲制度也左傳哀十七年兩牡衷甸二十七年設棗車兩馬書大傳命民得飾棗車駢馬此駕二也詩皆言棗是駕四也又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棗馬八匹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此降殺以兩之法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見天子以十馬則見諸侯用八馬非以駕車也采菽詩云載駢載駟

春秋經傳集解

十

禮記集說

蓋自其服外兩駢而言則曰駢并兩服則爲駢非以駢爲三馬如說文說也古棗車兵車田車皆一轅兩服夾之惟牛車雙轅言庶人駕一亦非法士喪下篇注兩馬古制也與何同列子湯問篇六轡不亂而二十四驥所投無差苟子修身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見於諸子者經典固雜記諸侯相送以後路又曰上介贈陳蔡黃大路於中庭是贈亦用車士喪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贈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紀履繻者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齋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徵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殺躬命之支子則

稱其宗弟稱其兄鄭注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是母命得通也宗子不統於旁尊曰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取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曰定之也左傳正義曰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也祭統載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親命之辭也禮無稱師友者惟說苑修文篇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敬禮某氏貞女劉蓋本公羊說

左氏曰卿爲君逆也公羊曰議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春秋經傳集解

廿

禮記集說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曰禮也注天子取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矣注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使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使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母若逆婢妾然將謂天下何哉故議之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乎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曰劉夏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注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

微曰異義曰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取皆當親迎所以重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曰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范注桓傳引之是何鄭范三說同與左氏許君異而徐疏公羊襄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即知何意以

卷一

主

通鑑

爲不親迎與桓八年注昏禮成於五然後親迎者欲道士昏親迎之前仍有此五禮於時王者不行不謂天子親迎也而異義引公羊說天子親迎彼是章句家說非何意也徐以何兩注相岐故調亭其說按士昏禮記有若不親迎一說近儒萬斯大曰親迎必有所受命宗子上承宗廟之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不知有宗子自主之變禮并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豈有當與大卻謹按萬說是已而未盡也昏義曰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禮遣女必於廟廟者重以先人之遺體予人也所以婿拜而主人不答拜

者亦以先祖之遺體予人不敢當其盛禮也婿所以必再拜者重以父母之命來迎也以天子而親迎於侯氏廟廟禮將何施記云若不親迎與士冠若不醴少牢若不賓尸例同禮固有親迎不親迎兩法在士且然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非禮意也左氏與禮台正義曰文王迎大姒身爲世子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按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迎女是世子乃親迎耳叔孫於禮合天子逆后先正其名曰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故書曰祭公來遂迎王后于紀歸而後舉其所生之女稱故書曰紀季姜歸于京師若書逆季姜是與諸侯逆女等若書王后歸于京師失婦人歸宗之義上書王后下書紀季姜尊尊親親之

卷一

主

通鑑

茲備矣天子嫁女不書逆者書築王姬之館明諸侯不得與天子爲禮也歸而後舉其所適之國配曰歸于某明王姬雖費不以貴厭夫也與後世尚主之禮別矣二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左氏曰書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公羊曰譏世卿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何氏廢疾曰即若稱氏

爲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爲舉族死乎

徵曰說尹氏者三傳異義如左說隱爲桓立不正其母爲夫人則不書夫人如姬氏卒之例可也禮婦人繫姓僖元年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與弑公也按上書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則書夫人氏不嫌其不爲姜氏此但言君氏無此例氏者夫人之氏也爲公故書曰君氏則君指隱當書君母不當言君氏稱夫人氏可也稱君氏不可通或說鄘詩毛傳曰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按臣子對答之辭可稱女君曰君史官紀事不得但書曰君春秋曰夫人某

不書葬魯

春秋經傳集解

氏薨曰葬我小君某無不繫以姓但書小君後世何知此君爲某公夫人於其葬也始稱小君名稱亦不同且以爲小君則當書薨不當書卒左氏說不可從公穀作尹氏是也尹與君形聲俱相近尹氏之爲君氏猶尹鐸之爲君澤晉語作尹鐸尹鐸之爲君壽荀子大略篇作君壽書尹氏趙策作君壽尹壽之爲君壽古今人表作尹壽書尹氏卒與書王子虎劉卷卒同外大夫卒起則書范武子曰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若存殁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此說到允如尹氏於天王之喪爲魯主故卒之按天王之薨我有往者則書不往則不書故春秋書天王薨惟桓襄匡簡景五王耳經不書平王則魯

卿無會葬者焉得有尹氏主魯之事若魯實會葬秋何以書武氏子來求賻公穀說亦不可從

王制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謂天子之大夫得世祿而不世爵諸侯之大夫并不得世祿不世爵即不世卿此記禮者用公羊說也按左傳載范宣子之言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今主夏盟爲范氏穆叔曰是之謂世祿世其祿即世其爵未有無爵而空受封邑者封建之世諸侯世國大夫世爵魯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作證者誤因辨見左傳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古者開國承家然後有氏姓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堯典平章百姓某氏傳曰百姓百官是也蓋錫之姓以立宗使收族以爲宗主此宗法所由立也請以禮經證之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條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條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條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注下猶近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重諸祖稷宗廟之重諸侯受於天子大夫受於諸侯
父傳子曰傳重子受父則曰受重禮通記曰天子有田以
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又曰君死而後葬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讀變為辨
辨正也是也變與辨古字通神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荀
公著本國君守土故死社稷謂之義大夫守先祀故死宗
廟謂之正孝經卿大夫章然後能守其宗廟此宗廟自指
大夫鄭注大夫變君宗廟非也大夫守宗廟與諸侯守社
稷皆為世傳之重無子則絕故必為之立後國君盡臣其
諸父昆弟故繼統者不論世次大夫不得臣其本宗故以
族之支子為後若不世爵無重可傳亦無重可受一也喪

禮記集說

卷一

禮記集說

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
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
不以即位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士邑
宰也君嗣君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疏室老士二者
是貴臣其餘皆眾臣也有地者眾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
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眾臣為之皆有杖但無地者其君
卑眾臣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
者其君尊眾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位下君故也大詔謂
公卿大夫室老者公卿大夫之室老也士貴臣者士之貴
臣也非謂士為邑宰而以室老士二者為卿大夫之貴臣
也士貴臣即總麻章之貴臣按經曰士為庶母貴臣貴妾

乳母此四等人俱蒙上士為為文本教繼傳於貴臣貴妾

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下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小記
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總是也鄭謂士無臣故以室老連士
為卿大夫之貴臣於貴臣注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按
大夫絕總其服總者必本服小功降乃為之總也若本服
總降一等無服則貴臣貴妾謂士為貴臣貴妾服經義甚
明此言公卿大夫之室老士之貴臣為其君服故傳解之
曰君謂有地者也有采地者其臣謂之君言室老言貴臣
所以別於眾臣也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則室老貴臣為
其君絞帶菅屨矣言眾臣杖不以即位則室老貴臣以杖
即位矣君服斯服此君謂卿大夫士之嗣子也
天子元士
三命諸侯

禮記集說

卷一

禮記集說

命一大夫之子為大夫故喪服經每以大夫公之昆弟大夫
之子連言若不世爵何得稱嗣子為君何得臣其室老貴
臣又何得例大夫於公二也大功章大夫為世父母叔父
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條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
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
為從父昆弟庶孫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按此五等服皆
在大功章為士服故降一等尊同則服其本親之服大夫
與諸侯同若不世爵大夫之子何得降其本親一等三也
大功章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光君公子之
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傳曰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謂之別子即自卑別於尊之義也自從也別子之所自出別子之父也天子之別子封爲國君奉其父爲所出王諸侯之別子爵爲卿大夫奉其父爲所出君諸侯至第五世大夫至第三世則奉別子爲世祖故傳曰世世祖是人也惟士亦然曾子問記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此宗子謂士宗子爲士而庶子別起爲大夫此大夫身在則以上牲祭於大宗至其子則奉大夫爲祖而不祖士所謂自尊別於卑者也若不世爵則大夫不得常三廟何云世世祖是人四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注門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逸書皇門篇其有大宗門子

卷一

本

國風

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冢地官師氏養國子以道王制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適猶正也適子與門子義同將代父當門故春秋書武氏子書仍叔之子父在子未代從政故錄父以使其子襄六年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隋劉炫駁牛宏降服議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若不世爵則卿大夫之門子何與於宗伯五也古者諸侯以功德顯親受封大夫亦以公族之有功德者受爵諸侯守土故晉欒盈曰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指晉昭公辭於王故曰守臣若謂范欒則盈與欒同昭臣也盈何以自稱昭臣獨謂范欒爲守臣大夫守官故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宗杜注非

法與封建相維封建廢諸侯無茅土之封何有於大夫公卒師徒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謂春秋讓世卿不知巨室專政特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之中若鄭子皮子產子大其擇賢而代世其卿永營世其政以季世之失遽謂世卿非禮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爲此說耳又按節詩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據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傳曰尹氏掌命卿士正義釋以春官內史王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按內史中大夫耳詩亦謂之尹氏逸書和寤篇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

卷一

十九

國風

士武席篇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是周初已有尹氏周卿士多矣獨尹稱氏義不可曉要之春秋書尹氏與詩稱尹氏同如公羊說王命尹氏何以不稱名且吉甫賢大夫也同節之刺尹氏豈亦讓世卿乎此又見公羊說未足據

秋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也公羊曰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穀梁曰歸死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九年傳穀梁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傳同

徵曰地官土訓職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惠氏士奇禮說以春秋曰王者有求之道無其道則不書於經書求者明有求之道而失焉者也列國相弔聘以乘黃周有大喪魯不歸則其罪大矣鄭輪晉幣毀垣納車魯不歸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荆揚之貢惟金三品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而求之是土訓失其職也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大詔謹按求猶徵也齊桓責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徵與求義同春秋於乞師乞盟書曰乞於求則求車求金書曰求蓋周之舊典惠說非無據矣

四年夏公及宋公過于清左傳正義曰曲禮諸侯未及期相

春秋傳禮徵

干

禮記

見於隙地曰過周禮冬見曰過與此別公羊注曰古者有過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途過者為主過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朱氏疏曰曲禮曰過相見于隙地曰會此誤合為一彼鄭注已引公羊傳云云但當在此節之下非以證冬過也疑今注疏本誤徵曰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人為舊以幣為席以駁為凡以遇禮相見此遇禮之存者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曰譏遠也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小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徵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冰蠶取名魚而管之廟周頌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鮓也月令季春之月天

子始祭丹薦鮓于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曰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見潛正義是天子諸侯古有觀魚之禮周之春即夏之冬議遠地可也議非禮於禮不合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穀梁曰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春秋傳禮徵

主

禮記

徵曰周官之法天子諸侯有與卿大夫士絕者則於五等中分為九七五三等有與卿以下共者則五等無差降樂天子宮縣諸侯同軒縣是也如公穀說上公既與侯殊等則降殺以兩諸侯四佾諸伯當二子男無舞於禮未有間也郊特牲記曰八佾以舞大夏諸侯之僭禮也以八為僭則五等同用六佾可知左氏於禮合

何注天子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法八風諸侯六人為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諸侯四人為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社與何同服注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八八四為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按白虎通曰八佾者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也諸公六六為行列諸侯四四為行列

此何謂本蔡氏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伯列也每佾八人皆服冕而執戚與服同據襄十一年左傳鄭人以女樂二八賂晉侯每佾用八故云二八當從蔡服說

杜注萬舞也何注言佾則千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舞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范注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餘與何同詩簡兮方將萬舞毛傳曰以千羽為萬舞箋云萬舞千舞注疏本作千羽誤依正義也正義釋謂曰萬者舞之總名千戚與羽箭皆是故云以千羽為萬舞釋箋曰知萬舞為千舞不兼羽箭者以春秋公羊曰箭者何箭舞也萬者何千舞也羽箭相配之物則羽為箭舞不得

義傳卷一

手

通前從諸

為萬也以千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箭文事故指體言箭耳若萬舞并兼羽箭則碩人故能箭舞下無為復言左手執箭右手秉翟明此言千戚下言羽箭毛傳以千羽為萬舞失之呂祖謙曰千舞武舞之別名箭舞文舞之別名羽舞萬舞者文武舞之總名春秋書萬入去箭言於文武二舞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箭左傳言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不宜獨用武舞大鄭謹按古人名舞曰萬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榮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小正言萬月令言舞同故所分闕宮那三詩並言萬舞千武舞也夏官司千祭祀授舞者兵是羽文舞也地官舞師有羽舞是或言箭舞各指其一器

言故明堂位記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武舞夏文舞其總名則曰萬春秋書萬入去箭萬入者舞人與舞器人也去箭者獨舞千戚以卿佐之喪稍殺其節耳非惡其聲聞也說見本條舞文武並用故樂記曰及千戚羽旄謂之樂又曰鐘鼓管磬羽箭千戚樂之器也又曰動以千戚飾以羽旄毛傳以千羽為萬舞證之於禮皆合自公羊以萬專為武舞鄭沿其誤故箋詩注禮記文王世子並用其說不知簡兮首章曰方將萬舞言公庭將舞也次章言左手執箭右手秉翟詠碩人之善舞也若如箋說則公庭之上祇用武舞何為言箭翟正義申箋駁傳乃云碩人本能箭舞何須復言執箭秉翟按碩人即多才能

義傳卷一

手

通前從諸

豈能一人之身為文舞又為武舞知其說為不通矣何云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舞則閨宮那何以獨言萬舞豈祭先妣不用武舞祭先祖不用文舞乎知其說亦不可通惟萬為舞名故左氏曰將萬焉與小正同羽數猶伯數以經言羽故云羽數耳如何鄭說左氏豈得上言萬下言羽翟梁言夏者天官序官夏采鄭注夏采夏翟羽飾禹貢徐州貢翟羽染人職秋染夏注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翟秋古字通為飾禹貢曰羽卬夏秋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曰翟其毛羽皆備成章廣雅曰狄羽也卽舞師之羽舞以其備五采謂之夏以其為五采之羽故謂之翟亦謂之羽翟梁言夏與左氏言羽義同范訓

爲大不辭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注公羊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昏二十承事君子

徵曰異義曰姬姊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姊必少於適知未二十而往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不賓注朝而發幣於公卿若今計獻公府卿寺

徵曰聘禮於歸饗餼後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

春秋傳禮徵

通圖禮徵

擯賓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賓者出請事賓而如覲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而大夫對當楹北面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楹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又曰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簋於賓行後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禮經所載賓問大夫大夫贈賓如此賓之問幣皆公物記曰問大夫之幣侯于郊爲肆又齎以皮馬夏官校人凡國

之使者共其幣馬以其爲聘君之幣故大夫必再拜稽首受之異於面幣之爲私物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晏發致也見呂覽報更篇高注謂致幣於公卿也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馬發亦致也徹俎者徹饗之折俎也饗禮獻用爵故曰爵之既卒也卒饗徹俎乃說屨升堂坐故曰晏凡伯不能以禮待戎故曰不賓周語定王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是聘皆致幣觀禮疏引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報于戎是以戎伐之于楚丘亦據聘禮爲說杜不引禮以注疏矣

春秋傳禮徵

通圖禮徵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昉庚寅我入昉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昉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昉不祀泰山也正義曰定四年傳取于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昉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邑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爲之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互言之耳劉炫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因近許始名爲許公羊曰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